

陳彬蘇著

孔

子



舊

孔

國學小叢書



字野哲人著
陳彬 蘇譯

子





121.231
8464

121
11

小 國
叢 學
書 學

孔

著 者 宇野哲人
譯 述 者 陳彬龢
主 編 者 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子

國立中央圖書館
收藏



09-2123846
E1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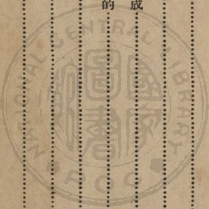
87 97

孔子目次

第一章	略傳	一
第二章	刪述	一〇
第三章	孔子之人格	一六
第四章	孔子之集大成	二三
第五章	孔子教之目的	二六
第六章	倫理說	三一
第七章	政治說	三七
第八章	教育說	七六
第九章	宗教觀	八三
第十章	結論	九一

目次

一



南京 62174 025165



孔子

第一章 略傳

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集古來思想之大成，開儒教之基，爲萬世之師表，後世之言道者必折衷焉。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，二十西紀前五百五十二年，生於魯國昌平鄉陬

邑。父曰孔紇，字叔梁，爲陬邑大夫，以勇顯名。母曰顏徵在。徵在禱於尼山而生孔子。其先宋之公族也。

周成王封殷紂之庶兄微子啓，使存殷祀，號曰宋。故魯孟僖子稱孔子爲聖人之後云。左傳昭七年孔子亦

自稱曰吾般人也。禮弓上宋潛公之長子弗父何，讓位而不立。其曾孫正考父，佐戴、武、宣三公而有大功，

三命益恭。正考父之子孔父嘉，仕殤公，爲大司馬。時大宰華督有不臣之心，殺孔父而遂弑殤公。左傳桓二年

孔父之子木金父，避難奔魯，遂爲魯人。從當時之習慣，取嘉之字孔父，而以孔爲氏。孔子之父叔梁

乾，卽木金父之玄孫也。

孔子少而喪父，其母養之。據家語本姓解謂：孔子時甫三歲，其爲兒童嬉戲之時，常陳俎豆而設禮容。其資性非凡，後來其重禮儀，既發端於此矣。家貧賤，孔子自稱云：

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

論語
子罕

孔子嘗爲委吏，而料量平；又嘗爲乘田吏，而畜蕃息。可見其雖細事亦不敢忽，而恪守職務也。孔子在貧賤之間，夙志於學，思以先王之道致太平。論語爲政章云：

「吾十有五，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

此蓋孔子晚年回顧自己一生而言也，其進學之跡歷歷可見。孔子平生研鑽不怠，然其大志起於十五歲時，而畢生之基礎至三十歲已確立，於此足想見其學問之苦心。子貢嘗答衛公孫朝之問曰：

「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。在人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，而

亦何常師之有？」

張子

由此可知孔子所學，卽爲文武之道，而春秋時代所重者，詩書禮樂也。孔子生於周禮所在之魯國，故其研究上甚得便利。如子貢所言，則是孔子無常師，凡有機會，每就而學之。昭公十七年，邾子來朝於魯，孔子聞其熟識古官制，就而學焉。旣而語人曰：

「吾聞之，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，猶信。」

左傳昭十七年

此其一例也。當時學校之制已壞，亦無存者；而孔子之名漸重於世，從學者益衆。魯孟僖子將卒，遺命使其二子從孔子學禮。事詳左傳昭公七年曰：

「孟僖子病不能相禮，乃講學之，苟能禮者從之。及其將死也，召其大夫曰：禮，人之幹也，無禮無以立。吾聞將有達者，曰：孔丘，聖人之後也，而滅於宋。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，及正考父佐戴武宣，三命茲益共。故其鼎銘云：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饘於是，鬻於是，以餬余口。其共也如是。臧孫紇有言曰：聖人有明德者，若不當世，其後必有達人。今其將在孔丘乎？我若獲沒，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，使事之而學禮焉，以定其位。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。」

孟僖子沒在昭公二十四年，時孔子三十四歲。孔子嘗稱南宮敬叔云：

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問憲

又謂其能三復白圭之詩，故以其兄之女妻之。論語先述蓋敬叔爲謹飭之君子也。其詩曰：

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，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」大雅抑之篇

孔子遂藉敬叔之助力，得以周遊列國。時周室雖衰，先王之遺風猶存，足以興起觀感。孔子周遊所得之影響偉大，問禮於老聃，問樂於萇弘，卽此際之事也。自周反魯，弟子益多。

昭公二十五年三桓攻公，昭公出奔齊。孔子亦避亂往齊，與太師語樂，聞韶，至三月不知肉味。述而

是時齊景公問政，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子子。」

景公大喜曰：

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豈得而食諸？」禮

將用孔子，晏嬰沮之，其事遂止。晏嬰爲孔子所推稱，孔子嘗曰：

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公冶長

蓋晏嬰在齊爲管仲以後之一人，春秋時之賢臣也。然以節儉力行重於世，而孔子主張禮樂，其意見不一致，故沮止孔子。未幾，孔子反魯。參照墨子非儒下篇尋而昭公薨於外，定公立，季氏家臣陽虎專權。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詩書禮樂，弟子愈衆，遠方來受業者不少。陽虎聞孔子之名望，必欲致之門下；然孔子不受其羅致。事見論語陽貨章及孟子滕文公下章。

未幾，陽虎失敗，出奔齊。孔子出仕於魯，由中都宰進爲司寇，與聞國政，其間孔子事業之可特筆以書者有二：卽夾谷之會與墮都之策是也。夾谷之會，孔子之外交成效，赫赫在人耳目。墮都之策，是其內治策，藉此可以強公室，不幸垂成而敗，遂不得不去國矣。

先是周室衰微，號令不行於天下，齊桓公稱霸於天下，晉文公繼起。其後晉久不墜霸業，及齊景公出，欲嗣桓公之遺業，遂抗晉結鄭衛以臨魯。魯不堪其壓迫，因有夾谷之會。事在定公十年，左傳及穀梁傳記之甚詳。孔子時相魯，齊人以爲孔子雖知禮而無勇，將以兵劫魯公，孔子以爲有文事必有武備，早已備之，卽正辭斥之。既而將盟，齊人將以載書壓魯，孔子亦以正言挫之。齊侯將享魯公，孔子以禮排之。齊遂不能加於魯。當時魯國若讓齊國一步，則必至屈服於齊。孔子以弱魯之相，守禮毅然

不動，竟能挫強齊之威，以全魯之國權。

當時魯公室雖有等如無，孔子不忍默視，而謀復興公室之勢力。然揚公室之權，必須抑三桓之勢；而制三桓之策，在乎直覆其根據。當時三桓在魯，彼等居城，皆其陪臣居之，實權反在此等陪臣之手。如季氏家臣陽虎專國政，是其一例也。此等陪臣之強梁者，雖三桓亦實苦之。故孔子欲抑三桓，須先決墮三都之策。三桓所以亦贊成此墮都策。孔子先使子路爲季氏宰，因欲實行之。叔孫氏先墮郕。季孫氏亦將墮費，然公山不狃等率費人以襲魯，事急，孔子使大夫伐而敗之。不狃等奔齊，遂墮費。次將墮孟孫氏之成邑，時公欲處父謂孟孫氏曰：

「墮成，齊人必至於北門。且成，孟氏之保障也，無成，是無孟氏也。子僞不知，我將不墮。」左傳定公十二年

孟孫氏從其言，遂不墮成。定公圍成不能克。於是孔子墮都之策功虧一簣。

孔子爲政七日，先誅聞人少正卯，事見荀子宥坐篇。蓋對造謠亂民首處以重刑，於此可窺其爲政卓厲風發之一端。

孔子爲政，魯國大治，聳動隣國之耳目；然墮都之策中道失敗，縱使季孫氏不受齊國女樂，孔子

亦不能久留，不過遲遲藉此機會以去魯國耳。孟子萬章下時在定公十三年，孔子五十五歲。自是周遊天下，席不暇暖，欲助英主而行周公之政以救蒼生；然道大不容於羣小，其足跡遍於衛、宋、鄭、陳、蔡諸國，其間在宋遭匡人之迫，又厄於陳、蔡之野。先是匡人惡陽虎，及孔子來，誤以爲陽虎而圍之。弟子皆懼。孔子曰：

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！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子何？」罕子

於此可見其信天命之篤而抱負之大也。此爲匡人之難。孔子過宋，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。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，而拔其樹。孔子夷然自若曰：

「天生德於子，桓魋其如子何？」述而

此爲宋人之難。及至陳、蔡之野，遭陳亂，絕糧數日。弟子之從者或病不能起，而孔子絃誦不輟。子路憤然問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衛靈公子貢之徒，亦因見君子不容於世，愠然曰：

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盍少貶焉？」

而顏淵曰：

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雖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見君子。」

孔子欣然許顏回之言。此卽爲陳蔡之厄。

孔子非不知天下遂不可爲；然疾世之固陋，欲行君子之義，憲問故周遊天下，常有待買而沽之

意。子然天下亦無容膝之地，是以或欲乘桴浮於海，公冶或欲居九夷，子或見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而

有吾已矣夫之歎；子或在川上見流水，而有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之歎。子周遊十餘年，復歸故國。魯

哀公及季康子雖屢問政，然終不能用孔子。孔子之政見，因門弟子之仕魯而得行於世者，亦不少也。

孔子教狂簡之弟子使就正，遂修詩書，筆削春秋，正禮樂，闡明易理，以開萬世教化之基。其間因子伯

魚及門人顏回、子路等相繼死喪，孔子或至覆醢，或至慟哭，人生悲痛，無過此也。然孔子非徒爲愁怨

者，蓋其信天極篤，安命樂道，毫無憂也。哀公十四年，齊大夫陳恆弑其君，孔子朝而請伐之。憲雖齊強

魯弱，然義不可默止，且孔子胸中自有成算；但其議不見用，惜哉！嗣是泰山頽，梁木壞，哀公十六年四

月己丑日^{十一}孔子遂卒。年七十三。葬於城北泗水之上，今山東曲阜縣北孔林是也。嗚呼！偉人之形骸雖朽於泗水之上；然其遺風與天地共長久，萬古不滅。孔子之卒也，哀公誄之曰：

「晏天不弔，不愍遺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煢煢余在疚。嗚呼哀哉！尼父無自律。」

弟子行心喪三年。喪畢尙有不忍去者，廬於墓側。魯人依其墓而居者，共百餘家，因名曰孔里。



第二章 刪述

世道衰微，亂臣賊子起，生民受塗炭之苦。孔子欲將道行天下以救蒼生，遂周流四方；然道大不容於羣小，歸而終老於魯國，空託遺經以垂教萬世，即禮、樂、詩、書、易、春秋是也。史記世家記孔子晚年刪述六經之事云：

「孔子之時，周室微，而禮樂廢，詩書缺。追跡三代之禮，序書傳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曰：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足則吾能徵之矣。觀殷夏所損益，曰：後雖百世可知也。以一文一質，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故書傳禮記，自孔氏……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……三百五篇……孔子晚而喜易，序彖繫象說卦文言，讀易章編三絕，曰：假我數年，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……乃因史記作春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……約其文辭而指博……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，不能贊一辭。」

禮爲孔子最用力研究者，弱冠已有知禮之名。當時夏殷之禮，杞宋已不足徵；且王室衰微，諸侯或欲僭王踰法度，惡周禮之害己，皆削去其典籍，故周禮亦多不備。幸而周禮盡在魯國，孔子因此得以整理之。今所存者有周禮、儀禮、禮記三書。而周禮儀禮通稱爲周公之作，禮記是孔門研究禮學之集錄也。次就樂言之，如史記所引謂孔子自稱由衛反魯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。此語見論語子罕章。是孔子整理音樂之確證也。然樂非徒鏗鏘鼓舞，必須將詩上絃管，又非別有經文。蓋卽此三千餘篇之詩，孔子刪爲三百五篇。此說史記載之，一時爲定說；然後人之異論亦不少，今不復細述。島田重禮先生嘗非刪詩之說，舉下列三項以證之。

一、論語云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爲政又云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子路察其語氣，則詩三百是古來之定篇，非孔子之刪定。

二、若讓一步，假使此爲孔子之刪定，則何故墨子亦有詩三百之語？見墨子公孟篇儒教反對派之墨子，恐不能依據孔子之刪定也。

三、左傳國語等所引用之逸詩，僅十之一二。若詩有三千，則饗宴之際，所賦在三百篇以外者，何其

少也。

有此三證，則孔子無刪詩之事，殆可斷言矣。按孟子云：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離婁下自

周衰，采詩觀風之事亦不行，詩經所錄者，祇春秋以前所作而已。襄公二十九年，吳季札聘於魯，使奏

樂而聽之。左傳其所奏之詩，與今之詩經相同，唯其順序異耳。孔子所謂正樂而使雅頌得其所者，蓋將

今之詩經加以整理，而非刪定之。其序書傳，亦與詩同。據尚書緯所傳，謂古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孔

子取其百二十篇，以百二篇爲尚書，以十八篇爲中候，而去其三千一百二十篇。是亦不足信也。詩書

禮樂，春秋之際已並稱，以詩書爲義之府，以禮樂爲德之則，非待孔子而始重之也。周官外史掌三皇

五帝之書，楚左史倚相亦能讀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邱。左傳昭十二年是則古已有此等書。然此等皆極珍祕之

書，非普通人所得讀，不收錄於其平常書中，自孔子以前既然矣。論語述而章關於易經云：

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

史記所引孔子之語，與此少有異同，要之可證明孔子晚年始學易。故子路章亦引用周易恆卦九三

爻辭而論之。後世據史記所說以十翼爲孔子所作，殆定說也。然歐陽修著易童子問及易或問始疑

之後人之疑者亦不少。予亦以爲十翼斷非孔子所作；然十翼之繫辭中含有孔子之思想，則無疑也。春秋原爲魯史之名。昭公二年，韓宣子適魯，見易象與魯春秋。左傳韓宣子所見，卽孔子未加筆削之春秋也。後孔子感獲麟，將魯春秋加以筆削，而成爲今之春秋。蓋孔子畢生之心血，實傾注於此書。孟子滕文公下章云：

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」

離婁下章又云：

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……孔子曰：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

由此可以證之。以上六經，內樂經無文，實爲五經或爲孔子之筆削，或經孔子之整理，實爲後世所宗仰之聖經也。禮記經解篇曰：

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疏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絜靜精微，易教也；恭儉莊敬，禮教也；屬辭比事，春秋教也。」

莊子天下篇亦論六經曰：

「詩以道志，書以道事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」

二說最得六經之要旨，故附記之。

六經之外，更有載孔子之道者，卽論語。論語之內容，漢書藝文志所云最得要領曰：

「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，及弟子相與言，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。」

孔子所教之大旨，殆盡於此書。關於此書之編纂者，鄭玄謂是仲弓、子夏等撰定；邢昺之正義謂是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定。然安井息軒非難之，謂曾子年最少，而論語中有記其臨終之言，是必非三子所撰定，此說不可易也。朱子集註舉程子之說云：

「程子曰：論語之書，成於有子、曾子之門人，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。」

然物徂徠之論語微辯之曰：論語中以子稱者，閔子、冉子等亦以子稱，是則程說未妥當也。其他尚有種種之說。而皇侃所云，大體得當。其說曰：

「論語者，是孔子沒後，七十弟子之門人，共所撰錄也。」

蓋論語非出於一人之手，又非成於同時，是七十子及其門徒所作也。孔子之教所以大影響於天下後世者，固由其人格之偉大，實因六經、論語之儼然存在。刪述大業之可尊重者，卽以此也。



第二章 孔子之人格

孔子幼而陳俎豆，設禮容，可見其資性決非尋常之人。然孔子亦非如後儒所謂生知安行之聖人。其晚年自述一生之學歷，謂始自志學，經過而立、不惑、知命、耳順之境，遂至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程子論之曰：

「孔子生而知者也，言亦由學而至，所以勉進後人也。」爲政章朱子集註所引

此是尊孔子而言，但非孔子爲人之真相也。然不獨程子爲此言，孔子同時之人，亦有以孔子爲生知之人者。觀孔子之自辯可知之。述而章云：

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且孔子亦嘗云：

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」貨

蓋分上智與下愚之別。又云：

「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」氏季
將人之資性分爲生知、學知、困知、與困不學之四階級，由此觀之，孔子似爲生知之人。至於中庸祖述之稱曰：

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之一也；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

此分爲生知安行、學知利行、困知勉行之三階級。孟子亦稱曰：

「堯舜性者也，湯武反之也。」下盡心

是故後世所以謂聖人爲生知安行之人。然生知安行，從心理學上論之，則決非實在；不過有將來發達之可能性，猶如玉不琢則無光耳。若以孔子爲非凡人而神祕的，則孔子與吾人之間當畫不可越之鴻溝。其道過於高遠，如何仰之爲師乎？蓋孔子雖非凡人，然非神明，實與人同積修養而爲大聖。舜何人子何人之發奮心，亦頓然振起，此孔子所以受尊崇也。謂孔子爲生知安行者，本欲尊之反而減其大。

孔子嘗曰：

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長公治

可知資性與孔子相似者，世亦不少；其所以不能爲孔子者，因不如孔子之好學耳。孔子之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，而顏回獨以好學稱。先達及可知好學之不容易也。孔子嘗曰：

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而

是即孔子之所謂好學也。若真好學如顏回，則可爲顏回；好學如孔子，即可爲孔子。衛靈公章曰：

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

可想見其好學之篤。里仁章曰：

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

可見其學道之熱心。孔子嘗答哀公曰：

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」中

子貢亦嘗云：

「文武之政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」子張

孔子生於魯國，尙見文武之政未於墜地，故非常熱心學之。自志學而至晚年，孜孜不息。或學於鄭子，問於老聃，萇弘，凡每有機會，必就而學之。嘗自稱爲之不厭。述而又云。

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

易所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乾象實孔子之謂也。其日月有進境，所以遂成大聖也。

孔子之性情，可想像其壯時稍露圭角，與年共進老成。其信道甚篤，毅然不屈。孔子爲司寇，七日而誅聞人少正卯，可知其非優柔不斷之人也。至如謀墮三都，滅執政之權，以強公室，雖中道未成；然可知其識見非凡，決非尋常腐儒之比。又如夾谷之會，齊人以孔子知禮而無勇，思以武力壓服魯國；然孔子嚴重武備，執禮不撓，助弱魯而制強齊，以張國權。或當陳蔡之厄，弦誦不衰；或遭宋人匡人之難，而述其絕大之抱負，真毅然不可動。孔子嘗曰：仁者必有勇。憲蓋夫子自道也。

孔子意志已堅固，又最富同情。伯牛臥疾，孔子親視之而歎曰：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。也顏回於匡人之難，在後未來，或疑其死，孔子憂之。先及顏回卒，孔子哭之慟。先子路死於衛之亂，孔子爲之覆醢。

禮
弓其他觀孔子對門人之言行，恩情如子，故門人之視孔子亦如其親。且不獨對門人爲然，雖對旁人亦然。述而章曰：

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」

蓋見有喪者之慘然，則悲哀之情滿胸，雖食不知味。既一度哭之，則悽惻之情終日不忘。鄉黨章曰：

「見齊衰者，雖狎必變；見冕者與瞽者，雖褻必以貌；凶服者式之。」

見著喪服者，則想其悲愁；見瞽者，則憐其不自由，必改容以對之。可見其富於同情矣。述而章曰：

「子釣而不網，弋不射宿。」

孔子已釣弋，雖比於佛氏之戒殺生，則似不及；然魚鳥原爲人類之食品，且不殺一切之生物是不可，能所謂過猶不及者也。孔子取其中庸，故雖釣而不以網一舉盡之，雖弋而不射宿鳥，所謂恩及禽獸也。

觀孔子日常之行爲，亦足以髣髴其人。其於鄉黨、於宗廟朝廷、或平時之起居、動作、飲食、衣服，皆詳於鄉黨章。風俗習慣雖難以今而推古，然就其飲食起居言之，如論語云：

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食體而餲，魚餒而肉敗不食，色惡不食，臭惡不食，失饪不食，不時不食，……沽酒市脯不食，……不多食。」黨鄉

可知其重衛生。又云：

「割不正不食，……食不語。」黨鄉

可知其臨事而守正。又云：

「寢不言，……席不正不坐，……升車必正立執綬，車中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」黨鄉

可知其莊敬而守禮。然不流於迂拘，日常優遊自如。述而章曰：

「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天天如也。」

或時亦善戲謔焉。又精通音樂，孔門琴瑟之聲不絕，又以博學多能稱。子罕章述巷黨人及太宰嚭語 據此觀之，則孔

子決非枯澀固陋之道學者也。子罕章曰：

「子絕四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」

蓋無論是非，不行自己之意見則不止，此等剛愎，是孔子所禁絕也，孔子當然無意必固我矣。子貢嘗

評曰：

「夫子溫良恭儉讓。」而學

子貢爲孔門十哲之一，其所言最能表現孔子之性格。述而章曰：

「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」

此更足形容孔子不失中庸之道。蓋孔子居常重中庸，絕無奇矯過激之行。嘗歷評逸民伯夷、叔齊、柳下惠等而終自稱曰：

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子微

孟子亦嘗論孔子曰：

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」公孫丑上

又云：孔子聖之時者也。萬章下又云：仲尼不爲己甚者。離婁下此言表現孔子之圓滿性格，無餘蘊矣。

要之，孔子非神而實人，蓋積修養而爲大聖之人也。其爲人信道篤，毅然不可動；然極富同情。守禮而莊敬；然多趣味而不固陋，無奇矯之言行。是一最圓滿性格之人也。

第四章 孔子之集大成

祖述憲章之語見於中庸。孔子亦嘗自云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述而然則果如何祖述堯舜？如何憲章文武？鄭玄論之曰：

「此以春秋之義，說孔子之德。孔子曰：吾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經，二經固足以明之；孔子所述，堯舜之道；而制春秋，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。」禮記中庸註

此專就春秋言之。春秋爲天子之事，則其從堯舜之道，文武之法，不待言矣。然祖述憲章，非獨止於春秋，凡孔子之一切教理，悉足以蔽之；然則祖述何物？憲章何物？請進而論之。

蓋中國之古代政教一致，天子爲億兆之君師，爲天下之儀表，堯以克明峻德致雍和之政，舜能允執厥中而治天下，禹湯文武皆以身爲天下模範，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。又據周易謂：人君居九五之位，以中正之德臨天下。要之，以修己爲治人之本，古先聖王莫不皆然，修己卽道德方面，治人卽政治方面也。道德與政治，現今雖分之爲二；但其實不可截然爲二事。於古代政教一致之世，以此

爲不二之法，蓋先王君臨億兆，行其道而兼布其教也。孔子之志，亦畢竟在於修己治人，十五歲已立此大志。因欲行此大志，周遊天下，席不暇煖；不幸遭世之亂離，道大不容於羣小，遂以教授終老於魯。是孔子所以祖述堯舜之一也。

以政教根本出於天之思想，古今共通。堯舜以來無不崇拜天，孔子之根本教義，亦不外天之思想，是孔子所以祖述堯舜之二也。

孔子之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。然所謂一貫者何？古今之聚訟紛紛。今舉其大要，蓋夫子一貫之道，卽仁而已。當時以無過不及不偏不倚稱曰中庸，申言之，則一貫之道，其內容爲仁，其形式爲中庸。仁與中庸非二物也，唯其所見者異，故異其名耳。博文約禮，所以達到仁之方法也，卽仁爲修己之標的，而博約爲修己之方法也。允執厥中之中，爲舜之傳心訣，洪範周易等皆無不重視此中道。孔子之說中庸，卽祖述之；然不獨止於形式，進而道破其內容，而稱之曰仁，以明修己之標的，此屬孔子之創見，是可注意之點也。

禮之意義分爲三，卽政治的法制，社會的典禮，倫理的禮儀是也。博約之禮，有倫理的意義；所謂

禮樂之政，及以禮讓治天下，則有政治的及社會的意義。孔子有制定禮樂之志，是不可疑也。其禮樂制定之方針，觀其答顏淵之語，可略推測之，大體依周制，孔子已自述之。所謂憲章文武，即關於此點也。

以修己爲治人之本，以政教之本在天，此二點是孔子祖述堯舜之大綱也。鄭玄所謂堯舜之道，蓋不外如此。至言其細目，則修己爲倫理方面，祖述舜之心訣；治人爲政治方面，憲章周之禮制。鄭玄所謂憲章文武之法度是也。修己與治人，互相關聯，故中庸關聯政治方面，而禮亦關聯倫理方面，不待言也。孟子曰：孔子之謂集大成。萬章下集大成者，即指上述諸點也。

第五章 孔子教之目的

孔子教之目的，可從二方面說之：一爲修己，即倫理方面；一爲治人，即政治方面也。

孔子之資性雖非凡，然非生知安行之聖人。自十五歲志學始，政繼續以熱心修養，而從容達於中庸之域。或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；里或曰：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；述極切也。孔子之所謂學問，不獨磨鍊知識，必以修身爲目的。憲問章曰：

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

程子解之曰：

「爲己，欲得之於己也；爲人，欲見知於人也。」朱子集註所引

此說得之矣。憲問章又曰：

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」

衛靈公章亦曰：

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

此二節雖爲於不遇時之訓戒，然亦爲修己之一道也。要之，學問之目的，不求人之知，而在乎修己。孔子之教門弟子，因各人之特性，發揮其各自所長，務使成就其才。其方法大概以仁爲標的，以博約達之。高足弟子顏回最能博約，以達於三月不違仁之域，故孔子以好學許之。雍也顏回已近於達修己之大道，故孔子曰：回也其庶乎。先進

當時世衰道微，亂臣賊子踵起，生民受塗炭之苦，故孔子嘗有以道濟天下生民之志。仕魯而欲行其道，或去而周流天下，皆爲此也。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子路不悅，孔子語曰：

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貨

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孔子，孔子亦欲往，子路不悅，孔子語曰：

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貨兩事雖不果行，可

見孔子之志所存，常在天下國家也。蓋孔子自信，苟有用我者，則必能平天下。故曰：

「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子

觀其相魯時之政治的手腕，則知其自信，決非妄想也。唯其出處進退不苟，故每至一國，必聞其政，而遂不能容焉。子貢謂夫子之道至大，天下莫能容，非虛語也。子罕章亦曰：

「子貢曰：有美玉於斯，韞匱而藏諸，求善買而沽諸？子曰：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買者也。」

觀此可知其出處不苟。常思得明主而助之，行其道於天下；然此志不遂，無人用之。其教子弟，亦始終不離政治之思想。是故周流天下，雖在行李匆匆之間，亦屢以天下之政治語其門下。嘗於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時，使四子各言其志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各言發揮其政治上之手腕，孔子不與之；而反喟然嘆賞曾皙之言云：

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先

觀此，可知孔子似不喜爲政而好隱逸，蓋因天下之道難行，偶發此歎。孔子雖知道不行，猶務盡自己先覺之責。故石門之晨門評孔子云：

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。」憲

楚狂接輿歌鳳兮之歌而諷孔子曰：

「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，已而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子微

其他多數之隱士，皆譏孔子知其不可而強爲。孔子對之亦表示其思想，下列之記述是也。

「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有心哉擊磬乎！既而曰：鄙哉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子曰：果哉！末之難矣。一問

「微生畝謂孔子曰：丘何爲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爲佞乎？」孔子曰：非敢爲佞也，疾固也。一問

「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夫執輿者爲誰？」子路曰：爲孔丘。曰：是魯孔丘與？曰：是也。曰：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，桀溺曰：子爲誰？曰：爲仲由。曰：是魯孔丘之徒與？對曰：然。曰：滔滔者

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擾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，夫子憮然曰：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一子微

孔子所以苟欲行道者，因天下無道也，疾世之固陋也。世不知己，則己獨善，孔子非無此果斷，唯因仁人之情有所不忍耳。微子章又曰：

「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以杖荷蓑。子路問曰：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植

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，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子路行以告，子曰：「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」子路曰：「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挈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，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

朱子集註云：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。又云：

「福州有國初時寫本，路下有反子二字，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。未知是否？」

雖不必依福州本，而加反子之二字；然此言是子路述夫子之意，此說甚確。由是觀之，則孔子周流天下，蓋因君臣之大義不可廢也；道之不行，孔子固已知之。即孔子之目的，於政治方面，由治人之點見之。

孔子教之目的，如上所述，分言之，則雖爲倫理的及政治的之二者；然修己與治人，非可截然分之也。以本末言之，則修己爲本，治人爲末；以體用言之，則修己爲體，治人爲用。身修而後治天下國家，身不修而治天下國家者，未之有也。此點實爲堯舜以來之教，而孔子祖述之。大學最能以系統的敘述此意，當於後節論之。

第六章 倫理說

一 一貫 中庸 仁

孔子教之目的，不外修己治人之二端。而孔子畢生之事業，亦不出此二途。孔子有非凡之資性，自志學始而終歸於從容自適之域，充分達其修己之目的焉。孔子爲司寇，執魯國之政，或周流四方，欲行道於天下，此爲其政治事業；教訓三千之弟子，使各成其才，此爲其教育事業；筆削六經，以垂教萬世，此爲其刪述事業；以上三大事業，卽將以遂行治人之目的也。孔子之言行雖多端，然皆爲此二大目的。孔子之大精神，一貫此等事業，始終不渝，故曰吾道一以貫之。衛靈公章曰：

「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？對曰然。非歟？曰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據此一節，則子貢雖爲孔門十哲之一，以聞一知二著稱，猶不知孔子一貫之道，則其他可推知矣。唯曾子獨知之。里仁章曰：

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唯。子出，門人問曰：何謂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

由此觀之，曾子之知識似優於子貢。而曾子解孔子一貫之道爲忠恕，其言果當否？

孔子甚重中庸。雍也章曰：

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」

此語於中庸亦引用之以爲孔子之言。先進章評師商之二弟子曰：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又曰：過猶不及。是則所重者爲過與不及也。子路章曰：

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」

不得已而後取狂狷，可知其仍重中行也。或云過猶不及，或云中行，其用語雖異，其實與中庸同也。且中庸引孔子之言曰：

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

其他所謂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，君子依乎中庸，中立而不倚；舜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；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；諸如此類之言，不遑枚舉。孟子亦云：仲尼不爲己甚者；下；又云：聖之時者；下；此可證孔子

之重中庸也。且中庸是舜之傳心訣，洪範、周易等皆重之，孔子蓋祖述之也。然則所謂一貫之道者，豈非中庸歟？中庸是道之不偏不倚過無不及，卽形容道之狀態。申言之，則中庸是道之形式的說明也。

孔子所謂吾道一貫，其形式爲中庸。則其內容如何？曰仁是也。請就於孔子之所謂仁而略述之：孔子以前亦有稱仁。周官大司徒之職，並稱知仁聖義忠和爲六德，是則不偏重於仁也。詩鄭風叔于田之章，稱大叔曰：洵美且仁。孔穎達疏解之曰：仁爲行之美名。然孔子所謂仁未嘗自居之，除二三人之外，殆無以仁許之者，可見其重視仁也。而論語中所說之仁，隨時而異，因人而不同，殆無所適從。然細考察之，蓋孔子不解說仁之本體，唯說明爲仁之方法，及仁之效果，與夫仁者之心理，使人髣髴仁爲何物而已。故古來解說仁者各異其所見。程伊川曰：

「四德之元，猶五常之仁，偏言則一事，專言則兼四者。」傳

此語解釋四德（卽元亨利貞）之元字，元有偏言專言之別；然同時五常（卽仁義禮智信）之仁，亦有偏言專言之別。孔子未嘗輕許之仁，卽程子所謂專言之仁；而智、仁、勇並稱之仁，卽程子所謂偏言之仁。申言之，如程子所說仁有廣義狹義之別，就於狹義（卽偏言之仁）將於下文之德論

述之。今先就廣義（即專言之仁）而言。

朱子解釋仁曰：「仁者，心之德，愛之理也。」仁爲心之德，固無論矣；然義禮智信亦爲心之德也。至如謂仁爲愛之理，則有語弊，蓋不免有宋儒之臭味。按仁者只爲德而非理也。邢昺解曰：「仁者善行之大名。」論語疏此解釋與詩鄭風孔穎達疏相同。太田錦城著仁說三種，亦取此說。仁者固爲善行之大名，然義禮智信亦爲善行之大名。且此說明爲抽象的形式，而未能說破仁之內容。物徂徠解說仁爲長人安民之德。徂徠原爲主張以禮樂刑政治天下之學者，故偏其所好，由政治的方面，而解釋仁之義。若仁者在長上之位，則當然安民不容疑矣。雖然，仁者非獨有政治的意義，申言之，則仁非僅爲統治者之德也。且長人安民，是仁德之結果論的解釋，而非仁者之心理的解釋，亦非仁德之動機論的解釋也。以上諸說，皆未足使人首肯。伊藤仁齋解釋仁曰：

「慈愛之德，遠近內外，充實通徹，無所不至，之謂仁。」

此蓋爲最穩當之解釋也。

佛陀說慈悲，耶穌說博愛，孔子說仁。此三聖人之時代國境地位皆異，而其所說不期而同出一

轍，共置重於情。凡置重於意者，其長處在果斷，而往往失於過嚴；置重於智者，其長處在明察，而易陷於冷酷；置重於情者，其長處在可親可愛，而流於優柔不斷。然意志及智慧之人，可使人畏敬；若夫使人心感動不能忘懷者，即重情之人也。三聖人之教，皆在百世之下有感動人之力量，雖由其人格之偉大，抑亦因其重情使然也。此爲三聖共通之點，但亦有少差異。佛陀與耶穌是出世的，孔子是入世的；佛與耶之教爲宗教，而孔教爲倫理也。雖同說仁愛，然佛與耶說純粹之平等博愛，於神佛之前，萬人平等，人爲神之子，萬人皆同胞，故無論何人須同樣愛之。孔子之所謂仁，與此差異，不承認絕對之平等博愛，主張依內外親疏而其愛有差別。然顏淵章曰：

「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曰：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」

朱子解釋商聞之一句，謂聞之於夫子，此解甚當。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語，出於孔子，則是與平等博愛說無異也。學而章亦曰：

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。」

汎愛與博愛，其用語相似。孔子之語，近平等博愛說者，有以上之二節使人有誤解之虞，不得不以一言辯之。蓋孔子之教，主張由親以漸及疏，就此二節之語察之，則前者於敬而無失，恭而有禮之條件下，始許認四海兄弟；而非謂絕對四海皆弟兄也。後者雖曰汎愛衆，然專親愛仁者，可知其愛仍有等差。熟讀前後之文，則了解孔子之言決非主平等博愛。且徵諸下列所引更可知之。里仁章曰：

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

其對於人，或好之，或惡之，決非無論何人皆愛之也。申言之，即承認正當之愛憎好惡。憲問章亦曰：

「以德報怨何如？子曰：何以報德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

以德報怨，是老子第六十三章之語。蓋當時有爲此說者，此即純然之平等博愛說也，而孔子非之。可見孔子雖有汎愛及四海兄弟之語；然實主張差別的平等博愛，甚明白矣。凡人於精神及肉體生來非平等，從而社會之階級決不能絕對廢止。無差別之平等，是惡平等也；無差別之博愛，是妄博愛也。就於此點，儒教勝於耶佛二教，是余所深信而不疑也。

仁爲慈愛之德，前已述之。而此仁德可從政治及倫理之二方面觀察之。孔子教之目的，在於修

己治人，故以仁修己，亦以仁治人。若謂仁所以修己，而非以治人；或謂仁所以治人，而非以修己，皆大謬誤。全非孔子之真意也。請先由政治方面論之。若仁者爲君主，則須安民，使恩澤光被於一世。故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路

蓋以三十年爲一世，其意謂雖天下混亂，若有王者施仁政，則經三十年之久，德澤被四海，萬民無不得其所也。孔子嘗評管仲曰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又曰：「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。」八且子路子貢對管仲亦有疑問；然孔子終稱贊管仲曰：「如其仁。」

「子路曰：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未仁乎？」子曰：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憲

「子貢曰：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」憲

欲明此二章之意義，須先將當時之事情略述之。按春秋傳云：齊襄公立而無道，鮑叔牙知亂將作，奉公子小白出奔莒。及襄公從弟公孫無知弑襄公，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。既而齊人殺無知，魯

伐齊，將納公子糾；而小白自莒先入，是爲桓公。敗魯軍，乃使魯殺子糾，執管召送齊，召忽死之。管仲爲囚。旣而桓公釋之，擢以爲相。公子糾爲襄公之弟，而小白之兄也。若嗣國以長爲先，則子糾當立，而小白之立不當也。且管仲不能死其所仕，而反仕其仇，此子路子貢所以疑也。孔子平常重君臣之大義，如彼而猶以仁許管仲，其何故歟？考其理由如次：

一、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

二、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

卽內則一匡天下，九合諸侯，以安民；外則攘夷狄，使免陷以被髮左衽之俗，天下後世皆沐其恩澤。蓋以管仲之政治功業，故稱彼爲仁。要之，由政治方面觀之，則仁者有長人安民之德，其恩澤施於天下後世者也。物徂徠解釋仁爲長人安民之德，卽根據此意義；然此解釋非仁之全豹也。

仁又有倫理的意義。就於論語中孔子所說考之，則仁可分爲對他對己之二者述之。而對他的方面，又可分爲二，卽慈愛與忠恕是也。

仁爲慈愛之德，故對於有仁德之他人必愛之。顏淵章曰：

「樊遲問仁，子曰：愛人。」

大之天下國家，小之一鄉一家，仁者皆無不愛之，所謂博愛及衆，卽仁者之事也。若夫見孺子將陷於井，不勝怵惕惻隱之心，皆無非出於此慈愛之情也。曾子曰：

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」朱子曰：

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」

此說最簡且得要。蓋仁者之對人，必從心中發出，無一點之虛偽；胸中之同情流溢而爲恕，卽仁者思以真心接人。故雍也章曰：

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顏淵章仲弓問仁，孔子答之曰：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

前者爲積極的，後者爲消極的；然施之於己身，則一也。往年或人評孔子之教爲消極的，所謂勿之主義，此說頗博世人之信用；然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，試讀上文引用雍也章之言，可明白其謬誤矣。

仁爲慈愛之德，原來用以對他的；然孔子亦認仁爲對己的。所謂對己的，卽就於仁者之容貌態度及精神而言之。此可分之爲三：一克己，二重厚，三悅樂是也。

孔子曾答顏淵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」詳解釋之，則克者，勝也；己者，身之私慾也；克己者，戰勝己之私欲也；復禮者，立反於禮也。蓋私慾不克，則對他人之慈愛同情，到底不能充分行之。故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」王陽明嘗曰：「破山中之賊易，破心中之賊難。」克己之困難，真如陽明之言，故克己須要絕大勇氣。憲問章曰：

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
孔子臨夾谷之會，遭宋匡之迫時，發揚其大勇氣，卽爲此也。又仁者必重厚而不浮薄。子路章曰：「剛毅木訥近仁。」

又仁者之言必不苟。故顏淵章曰：「仁者，其言也訥。」反之，輕佻者，則絕少能仁。故學而章曰：

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陽貨章亦云

蓋仁者之胸中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慚於地，公明正大，而常不勝悅樂者也。故曰：「仁者不憂。」子罕章又曰：

「仁者壽」也。皆指此也。所謂仁者之真勇，實由於自反省而不忸怩。今以圖表示上述之諸點如次。



將孔子所謂仁，分析其所含之思想而得之結果，即如上所述。然更考之，對己的方面，是表現仁者之容貌態度及精神，分之爲克己、重厚、悅樂之三者。而克己重厚之極致，歸於胸中之悅樂。信天樂道，以入於所謂法悅之域，以之對自然，觀人生，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。以之對人，則爲慈愛，爲忠恕；以之臨政，則能安民，恩澤被於世。即以悅樂而包括一切。以體用言之，則悅樂爲體，而對他的及政治的皆其用也。一貫孔子畢生之事業觀之，即爲孔子之仁德，其形式即中庸也。從主觀的言之，則夫子之

胸中不勝悅樂；從客觀的言之，則夫子慈愛之德發而爲忠恕。曾子謂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，卽指此也。

二 博文約禮

仁者以修己治人，故仁卽爲孔門研究之目的也。孔子謙讓，未嘗以仁與聖自居；述而然其已達大成至聖之域，固無論也。顏回之好學，卽學此仁，而至於三月不違仁。雍曾子嘗曰：

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泰

可見其以仁爲終生之目的，有死而後已之決心。然不獨曾子，凡孔門諸子皆無不以仁爲目的。故諸弟子屢問仁於孔子，孔子關於仁之說，細大不遺，記錄於論語中。孔子嘗因其所問之人性情如何而答之。惟到達於仁之道，無他，博文約禮是也。故曰：

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雍顏淵

顏回爲孔門之最高弟子，嘗喟然歎曰：

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」罕子

可知孔子之所以教顏回，不外博文約禮之二途。是則博約卽所以達到仁之域，不容疑也。述而章曰：

「子所雅言，詩書執禮，皆雅言也。」

雅言，孔安國解之爲正言。正言者，於他處雖有用方言；而當讀詩書執禮之時，則用正音也。朱子解曰：雅言者，常言也。予從孔安國之說。然此二說，皆表明孔子常重視詩書執禮而不苟也。詩書爲博文，執禮爲約禮，是不待言矣。季氏章曰：

「陳亢問於伯魚曰：子亦有異聞乎？對曰：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學詩乎？對曰：未也。不學詩，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他日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學禮乎？對曰：未也。不學禮，無以立。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陳亢退而喜曰：聞一得三，聞詩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

孔子雖教其子伯魚，並無異聞，唯使學詩學禮而已。此卽所謂博文約禮也。近時論者或謂君子之遠其子，是孔子不熱心於家庭教育。此是不明古代中國之禮，一知半解之說，不足取也。

孔門詩書之研究甚盛，至其以如何方法，則當於下節教育說述之，茲試就禮一言之。不博學，則不能以致知；然知而不約之以禮，則流入支離。以先後言之，則博文爲先；以輕重言之，則約禮爲重。故顏回問仁，孔子答以克己復禮，顏是教以約禮之要義也。至問其目，則答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

勿言，非禮勿動。視聽言動，無一非禮，則可稱復禮。古注云：復，反也。朱子亦從之。伊藤仁齋解云：反復之意，或又解復爲踐履之意；然予從朱子之說也。要之，禮爲孔子所重，幼時已陳俎豆，設禮容，後長而有知禮之名。八佾章曰：

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子聞之曰：是禮也。」

可見孔子當時以知禮名，孟僖子亦稱之。左傳昭七年其名遠聞於鄰國。夾谷之會，齊人謂孔丘知禮而無

勇，可以證之矣。左傳定十年抑禮之意義，分爲政治的、社會的、及倫理的三者；而約禮以倫理的爲主，是

不待言也。今暫捨政治的及社會的之禮，而專就倫理的禮法言之。孔子之所謂禮，有內外之二義，從

外形式而言，則其進退應對之節，皆須適度；然徒拘形式之末，而於其精神缺乏敬之念，則非禮之本

意。陽貨章云：

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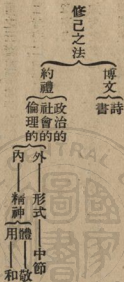
又林放問禮之本，孔子答曰：

「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喪與其易也寧戚。」八佾

此卽置重禮之內容的精神也。學而章云：

「有子曰：禮之用，和爲貴，先王之道斯爲美，小大由之。」

此語雖非出自孔子，然從孔子之性格推之，則孔子莊敬而守禮，其態度申申如也，天天如也，而故有子之言，甚得孔子之意。茲以圖解示以上所述如次：



孔子重禮之點，其後荀子祖述之。荀子謂以禮矯正人性之惡，修己之結果，得爲聖人。事詳後節。

三 德論

孔子之德論，分爲智仁勇之三者。憲問章曰：

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子貢曰：夫子自道也。」

子罕章亦曰：

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

智仁勇之三者並稱，此時之仁，爲狹義之仁，程子所謂偏言之仁也。其他或並稱仁與智。里仁章曰：

「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

雍也章亦曰：

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；知者動，仁者靜；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

又仁與勇並稱。憲問章曰：

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
要之，孔子並稱智仁勇之三德。但就仁智之二者言之，則安仁勝利仁；就仁勇之二者言之，則仁者勝勇者也。至子思祖述之，則云智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此三德甚類似康德之知情意三分法：知者智也，情者仁也，意者勇也。其他於論語中，或言義，如里仁章曰：

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

又曰：「君子義以爲上。」或言信，如顏淵章曰：「民信之矣，民無信不立。」又曰：「敬事而信。」學而又曰：「謹而信。」而或又重禮。然孔子之德論，結果歸於智仁勇之三者。程伊川謂專言之仁，兼義禮智信之四者。然孔子未嘗言五常，孟子只言仁義禮智之四德，至漢董仲舒始說五常，其事詳後節。

四 義務論

上古純樸之世，君主卽氏族之酋長，臣民卽其弟子。申言之，則君臣之關係，只家長與家族之關係耳。故其所教，只家庭道德已足矣。其後漸次發達進步，合併多數氏族，而擴張團體之範圍，君臣之關係亦不如舊日之簡單，社會的關係，亦漸複雜，於家庭道德之外，不得不加以社交道德及國家道德，自然之勢也。舜命契以五教布於百姓，此卽家庭道德也。皋陶謨所謂五典亦同。然經夏商至周，因國家之發達，與社會之變遷，於是複雜之義務論遂起矣。

孔子雖未曾以組織的說述義務論，然孔子之思想中，其義務論實渾然存在也。孔子嘗對魯定公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又嘗答齊景公之問政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可知其

重視君臣父子之二倫也。中國古代國民思想，謂君主是代天教養萬民而設。故天命猶在之時，事君如事天；然天命若一旦離去，則無服從君主之義務。是則君臣關係爲相對的，國家之基礎，不免薄弱，統治之不便，不可勝言。及世襲之風起，漸次加入家族主義，視君臣關係，如父子關係，恰如上古純樸之世，氏族酋長與其子弟之關係。洪範云：「天子作民父母，以爲天下王。」即謂此也。詩經亦云：

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

孔子最重視君臣之關係，所以其答景公，先言君臣也。孔子又重家，其答弟子問孝之言，不遑枚舉。又屢並稱孝弟云：

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。」而學

又引書云：

「書云：孝乎！惟孝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」政爲

弟子有若嘗曰：

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。……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」而學

蓋以孝弟爲仁之本，不獨有子爲然。孟子亦云：

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；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」離婁上

蓋謂仁義之實，不外孝弟也。論語之編纂者，以有若之言置於首章之次，因其得孔門之真意也。要之，孔子承認父子及兄弟之二倫，彰彰明矣。又於朋友則云：

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」學而

又曰：

「朋友信之。」公治長

又曰：

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」學而

又曰：

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：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；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學而

是擇友者所不可不知也。又云：「無友不如己者。」學而蓋友所以輔仁，不如己者，則無益而有損。且人

之患好爲人師，故不可與不如己者爲友也。子貢問朋友之道，孔子答曰：

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」淵

忠告善道之語，論朋友之交，可云不朽之格言。其弟子子夏云：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」學而曾子云：「與

朋友交而不信乎？」學而又云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淵由此諸弟子之言觀之，則孔子承認朋

友之關係，不待言矣。論語中雖明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四倫，然夫婦之一倫，孔子未嘗言之。惟評

詩關雎之篇曰：

「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八

朱子解之，極其妙云：

「關雎之詩，言后妃之德，宜配君子。求之不得，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；求而得之，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。蓋其憂雖深，而不害於和；其樂雖盛，而不失其正。故夫子稱之如此。」

然則孔子亦承認夫婦之一倫也。蓋此倫甚明白，故不必詳言之。子夏云：「賢賢易色。」是言夫婦之關係也。若就孔子推尊之詩考之，則周南桃夭之篇曰：

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」

其他言婦人之婚嫁甚多。周易家人卦象傳並言父子兄弟夫婦，此雖非孔子之言，可以爲旁證。然則孔子雖未言五倫，而亦承認之也。子思祖述之，稱曰五達道，而述其目。至孟子詳述五倫之義務內容。儒教之義務論，始於孔子，經子思而至孟子，遂確立不動矣。

五 君子論

孔子之學以仁爲目的；然爲仁者之難，猶如爲聖人之難。顏回曰：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有志者應學如顏回也。然孔子亦不自居爲仁。而以仁爲標的，猶如望終生不可達之岸，追不可捉之影，如此則不自暴自棄者有幾人。故雍也章曰：

「冉求曰：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。」

冉求之賢，尙須自畫，則其他可推知矣。故可使入屬望者，卽君子是也。述而章曰：

「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

據此，足窺知其間之消息。君子比之聖人或仁者，則稍卑近；而爲實際之標的，必不難達也。孔子謙讓，

亦不以君子自居，故曰：「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」而述又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。」憲然評弟子必子賤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」長 公治由此觀之，則爲君子之難，非如爲仁者之難也。

抑君子有二種之意義，一爲有位之君子，一爲有德之君子，是也。有位之君子，即在於王公之位，而統治臣民者也（政治的）。有德之君子，即有可尊崇之人格者也（倫理的）。有德者必有位，是在上古政教一致時之通則也。後世則不然。孟子之所謂有天爵者，未必有人爵隨之。故君子之意義，自有二種之解釋。今姑置有位之君子，而專就有德之君子論之。孔門關於君子之論述，據論語觀之，約達三十條之多。今摘其要，敘述君子之性格，如下列之五項：

一 君子者，德行之人也。

君子有德行，厚重而不浮薄，常懷德，不苟遠仁。里仁章曰：

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戒慎恐懼，當事不苟，此君子之風采也。且其爲人厚重，故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。」學而即君子厚重而威嚴也。其言行決無輕率，論語中又云：

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。」學而

「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『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』」政爲

「君子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。」仁里

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路子

由此觀之，則知君子之重德行也。

二 君子者，智德之人也。

博文與約禮相輔，而達於仁之域，故君子必須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痛也即雖重約禮，而博文亦不可忽也。故君子學詩書，以多識前言往行，且廣知鳥獸草木之名。陽貨章曰：

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
其他或云：「興於詩。」秦或云：「游於藝。」述而皆所以磨鍊知識也。

三 君子者，情德之人也。

君子不偏狹而富同情，且了解趣味，無往而不可。故曰：「君子貞而不諒。」衛靈公謂其不偏狹因陋也。

又曰：

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；小人反是。」顏淵

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衛靈公

謂其富同情也。夫好事不出門，惡事行千里，此世俗之情也。然君子則好稱人之美，不言人之惡，其心術之良，真可佩服。君子未嘗與人爭也，獨於射，則不能不爭，八佾章曰：

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」

勝而不驕，負而不怨，其爭也，揖讓升下以禮，故謂之無爭也可。雍也章曰：

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是君子必須有天成之美質，而加以充分之情操的訓練。又云：「成於樂，」伯泰孔門之教育重音樂，琴瑟之聲，不絕於其門，可見其重情操的訓練也。

四 君子者，意德之人也。

君子意志鞏固，無論於何事，不誤其判斷，專從義理之正。故曰：「君子義以為上。」陽貨里仁章亦曰：

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

蓋謂其必從正義也。又不與人苟同，故曰：

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政爲

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子路

要之，君子者，於知情意之三方面，皆必須使圓滿發達。故憲問章曰：

「君子道者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

卽述此意也。既於知情意得圓滿發達，則無往而不可矣。所謂「君子不器」爲，卽指此也。

五 君子者，知命之人也。

君子必須爲知命之人。論語開卷第一條云：

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又於最終云：

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。」



此二語盡述孔子之真意，無遺憾矣。君子安天命，故不因窮達而變其志。孔子嘗困於陳蔡之野，子路

愠然問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孔子答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公衛靈即此意也。君子唯憂自

己之修養不足，人之知己與不知，非所患也。故曰：

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」公衛靈

君子安命，故無入而不自得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地，自省不疚，則無何等憂懼，胸中不勝其悅樂焉。

故曰：

「君子不憂不懼……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公衛靈

又云：

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而述

約言以上所論，則君子者，為吾人修養之標的，而有德行，智情意之三者圓熟，以入於知命之域

焉。以之與孔子之所謂仁比較，則君子之性格，殆具備仁者之內容，即君子乃具體而微者也。

第七章 政治說

一 政正也

孔子教之目的，在於修己治人。關於修己，上文倫理說已詳論之。今專就治人述之。

孔子謂治人之本在修己，故曰：

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禮

又曰：

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子

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子

政者正也之一句，簡而得要。即政治者，君主先正其身，而後正臣民之不正也；其身不正，而欲求臣民之正，是猶濁其源，而求其流之清也。若欲天下國家之治平，則君主必須自正其身。是即政治之根本也。此點爲堯舜以來歷代聖賢政治之原則，孔子祖述古先聖王之道，實爲儒教精神之所存也。

孔子嘗將君臣之關係，譬之風與草，以明示上所好下必從之之意。其言曰：

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」淵

子路章亦曰：

「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」

其他顏淵章亦曰：

「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
答季康子之語，是極論上所好下必從之之意，不可以言害意也。要之，人君須以身爲天下模範，故其

臨蒞臣民，常兢兢業業，而思爲君之難。孔子嘗對魯定公曰：

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子路

二 德治論

君主之臨天下，常思爲君之難，以身率萬民。則其政治之原則，可由此推知，卽德治主義是也。爲

政章曰：

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

此言以德治主義爲政治，則國民皆歸服之也。北極星之所在，衆星嚮之而巡其周圍，此是本於天動說。雖從現今進步之天文學言之，則其說謬誤；然地動說由哥白尼所創，爲十五世紀之事，是則孔子之據天動說而言，亦不得已。讀者須善解其譬喻之意。又曰：

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政爲

孔子尊德治而輕法治，由此可見。在上古政教一致之世，主張德治，極爲至當。且在當時，法制亦非全不要也。堯舜之際有五刑，皋陶謨曰：「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。」周官有五刑，周穆王之時有呂刑。國無法制而統治者，猶如無轡轡而御馬也。然鄭子產鑄刑書，左傳昭六年，貽叔向之讖。由此觀之，則以刑政治天下，是識者所不取也。孔子亦非全不認法制之必要，參照禮樂論。唯無血無淚，專以法制御民，使民免而無恥，以爲不可耳。尹文子曰：

「以名稽虛實，以法定治亂，萬事皆歸於一，百度皆準於法。則頑嚚讐讐，可與察慧聰明同。其治也，能鄙齊功，賢愚等慮，此至治之術也。」大道上

文子亦曰：

「人才不可專用，而度量道術，可世傳也。故國治可與愚守也，而軍旅可以法同也。」德下

法治論者之所以主張法治，不外此數語。夫以名法爲治，使能鄙賢愚混然無別，不知鄙愚之滿朝，此真至亂之術也。徐幹嘗論曰：

「若欲備百僚之名，而不問道德之實，則莫若鑄金爲人，而列於朝也，且無食祿之費矣。」中論亡國篇

此數語罵倒法治，無遺憾矣。今日日本爲法治國，所謂德治，可言而不可行。雖然，爲君主者須鑒於徐幹之語，不專依法制，勉以德治之精神，臨蒞萬民。此蓋爲孔子之志，萬古不可易之真理也。

三 禮樂論

孔子雖執德治主義，亦非不認法制之必要，所謂禮是也。里仁章曰：

「能以禮讓爲國乎，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，如禮何？」

憲問章亦曰：

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

此所謂禮，是指法制典禮而言。蓋中國人民富平等思想，不認何等階級的區別，故制禮法，以定民心。於國家統治之必要上，所以維持君主之尊嚴，保全社會之秩序也。禮至周而大備，故曰：

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」八

孔子雖推尊堯舜禹備至；然其理想者，卽周公也。述而章曰：

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

是蓋孔子晚年之語也。由此觀之，則可想像孔子壯時寤寐之間，常不忘周公。孔子以周公爲理想，其理由有三：一、孔子生於周公之國，最知周公之偉蹟；至如堯舜禹，其事蹟已遠，亦難詳知也。二、周公之法制最完備，所謂郁郁乎文，則治天下者，必須從周公制定之周禮也。三、孔子雖身有聖德，且爲聖人之後；然在民間已久，不可遽立爲王；且孔子之心，自固尊王之念甚厚，若得志，則思助天王而平天下，以救生民塗炭之苦，絕非有他意也。孔子蓋尊崇周室創立者之文武二王，而欲倣周公之相成王也。

陽貨章曰：

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。」

由此可窺知其意之所在矣。

孔子以周公爲理想，有依周制而治天下之志。然周初與孔子之時勢已不同，周禮不適於當時者亦不少。故孔子於大體從周制，而鑒時勢之推移，常主張變通之。子罕章曰：

「麻冕，禮也；今也純，儉，吾從衆。」罕子

此可知其不墨守古禮也。且當時禮樂之真意不明，徒以玉帛鐘鼓爲禮樂。故曰：

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貨

老子之三十八章亦曰：

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」

墨子著非樂篇，攻擊當時之樂；又極口譏誚繁文縟禮。合此等之說，可察知當時之流於空文虛禮也。故孔子有參酌周禮而更制禮樂之志。八佾章曰：

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。」

春秋之際，古之遺風猶存，孔子尙能言之；唯杞宋之文獻不足，故不能以之爲徵證，由此可想像孔子

比較研究三代之禮，而有所得也。爲政章曰：

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。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
此豫言果成爲事實，漢以來至清朝，猶不外損益周制。而孔子有損益周制之意思，於此可徵之。又嘗答顏淵問爲邦曰：

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」公密靈

孔子制作之意見，大略由此可推測之。時者曆也，曆法古來有三正之說，三正卽爲夏殷周三代之曆法。夏正以斗柄初昏指寅方向之月，是爲歲首，卽太陰曆之第一月也。殷正以指丑方向之月爲歲首，卽太陰曆之第十二月也。周正以指子方向之月爲歲首，卽太陰曆之十一月也。孔子以夏正爲最適節，輅車與冠冕，殷周互用，各有所當，今難詳之。韶卽虞舜之樂，孔子聞之，至三月不知肉味，而又稱之曰：「盡善盡美。」八份陽貨章曰

「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雞焉用牛刀？子游對曰：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君子

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」

由是可知孔子以禮樂之政爲理想。且子游以禮樂治武城，孔子莞爾而笑，可知其心中悅樂，不禁表現於外也。

四 大義名分說

周室衰微，諸侯放恣，天下之亂如麻，生民不得安堵，外夷往往生心。故孔子明尊王之大義，抑諸侯之僭越，以謀國家之統一。是蓋孔子周流四方，不容於當世之重要原因也。

「子路曰：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」子路

子路以正名之說爲迂闊，而不切於事情。孔子聞子路之語，而嗤其野。茲先就當時之衛國事情，試一言之：衛靈公之夫人曰南子，而太子蒯聵與南子有隙，欲殺之而不果，遂出奔。靈公怒之，欲立少子郢。及靈公卒，郢遜讓不敢卽位，國人立出公輒爲君。蒯聵得晉之援助而入國。蒯聵雖逆其父靈公之意而出奔，然彼爲出公輒之父也。出公輒雖爲國人所立，然彼爲蒯聵之子也。出公是否應防禦蒯聵，實處倫理之變。子貢冉有試以此事問孔子，觀其所助，而孔子不助衛君。述而子路仕出公，遂死其難。蓋彼

以孔子之正名論爲迂闊，而不合時宜。可惜子路之賢，猶不知正名分是最適切於當時也。

孔子正名分之思想，散見於各處。八佾章曰：

「孔子謂季氏，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」

佾者，舞列也。周禮天子八佾，諸侯六佾，大夫四佾，士二佾。左傳季氏爲魯國大夫，常用四佾；而家廟

之祭祀，僭用王禮，此孔子所以極言其不可也。八佾章又曰：

「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」

雍爲周頌之篇名，天子祭其宗廟，以雍徹。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詩中之句也。魯大夫孟孫、叔孫、季孫三

家祭其宗廟，敢以雍徹，孔子以其僭越爲不可，且指摘其爲無意味之舉動。左傳成二年，新築人仲叔

于奚有功，衛人賞之以邑，于奚辭之，請曲縣繁纓以朝，許之。曲縣繁纓，諸侯之禮也。孔子評之曰：

「惜也，不如多與之邑。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」

由此可知孔子尊重名分之念甚篤也。季氏章曰：

「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

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

雖平平述來，無何等疾言遽色；然慨嘆當時亂離之意，已溢於言外。憲問章曰：

「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哀。公曰：『陳恆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』公曰：『告夫三子。』孔子曰：『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』君曰：『告夫三子者，之三子告，不可。』孔子曰：『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』」

當此時周室之衰微已甚，禮樂征伐，不復天子出；大夫之權日強，諸侯亦不遑自救。天子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；然猶勝於無征伐。故孔子當陳恆之弑逆，請哀公伐之。齊雖爲霸業之餘，然陳恆新篡國，臣民之心不服者半，則雖以弱魯伐之，未必不可能；且名正言順，孔子之胸中自有成算。左傳哀十四年曰：

「公曰：『魯爲齊弱久矣，子之伐之，將若之何？』對曰：『陳恆弑其君，民之不與者半；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』」

其言竟不用。然孔子重君臣大義之精神，於萬世之下，奕奕尙有生氣焉。

欲明孔子之大義名分說，則對於湯武革命之孔子思想，不可不述之。孔子未嘗不承認革命，又未嘗非議之；然從論語中所述孔子之意見，大概可推測其真意焉。秦伯章曰：

「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」

秦伯爲太王之長子，其季弟名季歷，文王卽季歷之子也。太王起於西戎之地，漸東來，養其勢力於岐陽，欲代殷而王天下。魯頌閟宮篇云：

「后稷之孫，實維大王，居岐之陽，實始翦商。」

卽謂此也。秦伯不從，故左傳僖公五年曰：

「大伯虞仲，大王之昭也，大伯不從，是以不嗣。」

孔子評秦伯爲至德，卽爲此也。又評文王曰：

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秦伯

由是可推測孔子對於放伐之思想矣。夫禮稱居其國不譏其大夫，況其君乎？又況其君祖先乎？孔子生於魯，而魯之祖先周公爲武王之弟，若非議武王，卽是非議魯之祖先，此孔子所不敢爲也。例如昭

公之事，可以知之。述而章曰：

「陳司敗問：昭公知禮乎？孔子曰：知禮。孔子退，揖巫馬期而進之，曰：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？君取於吳，爲同姓，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」

昭公於當時有知禮之名。左傳昭五年夫娶同姓之非禮，與昭公娶吳孟子之事，孔子固已知之；而假作不知者，諱言國君之過也。左傳僖元年曰：

「諱國惡，禮也。」

孔子之答，既適合於諱國惡之禮；然聞陳司敗之言，何故自以爲過？邢昺之疏解甚當，其疏曰：

「若使司敗不譏我，則千載之後，遂永信我言，用昭公所行爲知禮，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；今得司敗見非，而受以爲過，則後人不謬，故我所以爲幸也。」

抑娶同姓之乖禮，其事不大；然至革命，則爲人倫之大變。若明言之，有非議國君之嫌；不言之，則似是默許，不可以爲訓。故以微言評秦伯、文王爲至德，朱子解之云：此是其微旨，甚適當也。諸家或解釋魯頌、商之翦字，訓爲齊，謂周至太王，其德化所及漸大，其勢始與商齊並。此說甚強辯，不足取也。八佾

章曰：

「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；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

韶爲舜之樂，孔子嘗聞之，至三月不知肉味，可想像其傾倒之極，故其評之爲盡美盡善也。武爲武王之樂，述滅商之事，詳載於樂記。孔子評之爲未盡善，可以知其意也。蓋美者，爲美的批判之語；善者，爲倫理的批判之語。朱子解之曰：

「美者，聲容之盛；善者，美之實也。」

此不可易之說也。孔安國解此章曰：

「韶，舜樂名，謂以聖德受禪，故盡善。武，武王樂也，以征伐取天下，故未盡善。」

程子亦曰：

「成湯放桀，惟有慙德；武王又然，故未盡善。」朱子集注所引

成湯放桀，惟有慙德，此二句見於商書仲虺之誥，而仲虺之誥，爲僞古文，不足信。然此原本於吳季札之語，季札聘於魯，見湯樂而評之曰：

「聖人之弘也，而猶有慚德，聖人之難也。」左傳襄二十九年

杜注云：慚於始伐，此說甚當。成湯有慚德，武王亦不得不然。孔子評其未盡善，即因此也。此解釋自孔安國以來，諸儒無異說。然日本物徂徠解之曰：善美皆就樂而言，美者即洋洋盈耳，以其大體而言；善者即善歌善舞，以其各節之細而言。武之未盡善者，殆有司失其傳歟？不然，則周樂工之不及夔也。此說雖似巧妙，然不如前解之情意兼盡也。要之：孔子雖未嘗斥言武王之革命爲非，然評武曰未盡善，而以文王之服事殷爲至德，以一隅而考察其三隅，則其以革命爲非，彰彰明矣。子張問十世可知也，孔子答曰：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政爲由此觀之，孔子見當時禮樂刑政，不出於天子，以古昔之歷史，而推將來，是承認革命之事實可起，無容疑矣。然孔子雖以革命爲非，而終欲救之，故豫想革命事實之可起，以警世也。惟易革卦彖傳曰：

「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革之時大矣哉！」

予謂十翼非孔子之作，故以爲此語與孔子無涉；然十翼古來稱爲孔子之作，若果然，則孔子於易承認革命也。是則與論語所述之言，微相矛盾，如何而解釋之？桀紂之暴，天人共怒，而湯武之聖德，順天

應人，遂有易世革命之事；然此爲非常之變，出於不得已，故曰：革之時大矣哉！此時有一髮千鈞之重也。蓋湯武之革命，爲歷史上之事實，中國國民思想所認以爲是，故於易而承認之，亦出於不得已；然孔子之理想，仍依然尊從大義名分，而以革命爲非也。

孔子注畢生之心血，而成春秋，以正大義名分。春秋開卷第一，書曰：元年春王正月，特用王字，鼓吹尊王之大義也。董仲舒及公羊傳言春秋之一統，卽謂此也。其後公羊學者何休等，皆誤倡孔子素王之說，欲尊孔子，而反累孔子焉。孔子之尊王，是於古來中國民族之革命思想中，拔一頭地，而代表春秋時代之尊王思想者也。唯孔子亦爲中國國民，故因中國國體與當時封建制度種種理由，所以其大義名分說，不能充分貫徹也。孔子評管仲爲仁，以天下後世皆浴其恩澤之故；管仲之不爲子糾死，謂其所以異於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公冶長章曰：

「崔子弑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，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清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。」

文子以一國之大臣，而不思報其君之仇，避難全身，此正不忠不義之臣也。孔子雖不以仁許之，然評

之爲清。何也？此又吾人所到底不能了解也。其後孟子、荀子皆一變而承認湯武之放伐爲是，此由於中國國民性所使然；抑亦因周室衰微，天下無宗周者也。自是以後，中國之國體易姓革命，成爲風氣，孔子之大義名分說，遂不能充分發達而止。其教翻入於日本，及與日本國體之精華融合，始大成之。

五 國富充實與國民教育

孔子之德政說，可分爲二項述之，卽國富充實與國民教育是也。子路章曰：

「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」

蓋先富而後教也。管子云：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。」孟子亦云：「無恆產者無恆心。」皆同此意也。凡論民政者，無不注意於此。顏淵章曰：

「子貢問政，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

蓋先要足食也。學而章亦曰：

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節用則可輕減租稅，卽所以愛撫民也。使民以農隙之時，卽孟子所謂不奪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，是卽

足食所以富民也。

民已富而逸居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故孔子先富之而後教之，前所引子路章之語，卽是也。陽貨章亦曰：

「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雞焉用牛刀？子游對曰：昔者偃也，聞諸夫子曰：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」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」

孔子之國民教育說，可從言偃之語推知之。然秦伯章曰：

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

或據此而非議孔子爲愚民之說，是大誤解也。所謂不可者，非不許之意，蓋言不能盡使知之也。堯舜以來，儒教之目的，在於修己治人。君主以身爲民之模範，先正己，以正臣民之不正。無恆產則無恆心，凡人之常情也。故孔子主張先富之而後教之，豈可謂之愚民哉？朱子集注解之曰：

「民可使之由，而不能使之知。」

又引用程子之說曰：

「聖人說教，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；然不能使之知，但能使之由之耳。」

此最穩當之解釋也。蓋愚民之政策，本於老子之學，法家者流祖述之。據老子之思想，則謂智慧出而爲大僞，故絕聖棄智，復歸於嬰兒，以無爲而化爲至治之世，故彼主張愚民。商鞅祖述之，倡文學亡國論，且爲愚民之故，擬燒詩書，此事見韓非子和氏篇中。秦李斯之焚書，卽襲商鞅之故智也。

六 人材登庸

天下廣且大，非一人之能所可治，必須舉賢材而任之。爲政章曰：

「哀公問曰：何爲則民服？孔子對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

顏淵章亦曰：

「樊遲問知，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，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

舉直所以使民心歸服，真名言也。然如何而得知人物之曲直？子路章曰：

「仲弓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？曰：舉爾所知，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

自己之所識雖狹；然於其範圍而登庸賢才，則人皆知其好賢，雖爾所不知，人亦將薦之。任一賢則衆

賢皆進。易所謂拔茅茹，以其彙，征吉。泰卦初九即此之謂也。子夏與樊遲語，而評孔子之言曰：

「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；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顏淵

此言最得孔子之意也。昔燕昭王師事郭隗，賢良由四方至，樂毅自魏來，遂用之，以成大業。君果好賢，則何患無人材？然君主之聰明，往往易蔽，其所謂賢者必非賢，所謂不肖者必非不肖也。良藥苦口，賢良愈遠；甘言悅耳，便佞日親。是人君之通弊也。故法家者流，主張爲人君者，虛靜以臨天下，不顯示好惡，以駕御人材。若夫孔子之教，以修己爲治人之本，人君以中正之德臨民，所以不用法家之策術也。

第八章 教育說

孔子有圓滿至聖之性格，以身爲弟子之模範。述而章曰：

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吾無隱乎爾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

孔子一舉手，一投足，皆無非所以教其弟子。陽貨章亦曰：

「子曰：子欲無言，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」

如顏子之默識心通，故終日與語而如愚，雖無言亦無妨；其他則不能無疑問，故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。然孔子一舉一動，無非所以教人，猶如天雖不言，而四時運行，百物自生也。是以孔門之弟子，對於孔子之一言一行，常加注意，或詳記其言行，以模倣之。觀鄉黨章所記，則可知孔門弟子詳細注意，而觀察孔子之言行，以爲模範。其他如子張問行，受言忠信，行篤敬之教，以書諸紳。衛靈公又子張見孔子對師冕之言行，而知對瞽者之道。衛靈公皆其例也。檀弓曰：

「孔子與門人立，拱而尚右，二三子亦皆尚右。孔子曰：二三子之嗜學也，我則有姊之喪故也。二三

子皆尙左。」

由此可知孔門弟子凡一言一行，皆做孔子也。

孔子之教人，毫不置差別，不設胸壁。雖不足與語之，互鄉童子，進而問道，亦教誨之。述而凡有問者，雖爲鄙夫，亦必叩其兩端而竭之。子罕况行束脩而入其門者哉？述而顏淵嘗喟然歎曰：

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子罕

其教必使弟子欲罷不能，各竭其才。孔子真可謂天成之教育家，而自得訓育之祕訣者也。子罕章曰：

「譬如爲山，未成一簣，止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吾往也。」

雍也章曰：

「冉求曰：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。」

里仁章曰：

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，我未見力不足者。」

由此觀之，可知其教誨親切丁寧，真所謂使人欲罷不能也。述而章曰：

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鄭玄解云：「他人無是行，我獨有之。」

集解

朱子解云：

「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，而猶謙讓不敢當。」予

事以朱子說爲是。卽謙讓之孔子，如此誨人不倦，雖自云所不及；然其自任自信，可概見矣。述而章曰：

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

孟子亦云：「孔子曰：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」

公孫

丘上綜合以上所述，考之於孔子之言，則

知其對弟子，循循教誨不倦，由此可想望孔子之風采矣。

孔子之教人，或面責之，凜如秋霜。公冶長章曰：

「宰予晝寢。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；糞土之牆，不可朽也。於予與何誅！」

先進章曰：

「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，而附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」

此類是也。或造語婉曲，反使人忸怩。憲問章曰：

「子貢方人。子曰：賜也賢乎哉！夫我則不暇。」

此類是也。其他雖隨時用種種方法，而以啓發的方法爲主。啓發之語，實本於孔子。述而章曰：

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

孔子以詩書禮樂爲門下之教科。泰伯章曰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可知其重此也。孔子之重禮，不待贅言。至關於樂，則孔子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；而晚年使雅頌各得其所。孔子門琴瑟之聲不絕，如木強之子路，對於樂亦有升堂之才。先其他可知。至如詩書之誦讀，不能以僅通訓詁爲了事，其眼光須常徹紙背也。子罕章曰：

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，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」

此詩是逸詩，今難道其詳，要之：不外爲戀愛詩。然孔子謂其未之思，蓋以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而之意，而解釋之，此所謂斷章取義之法也。學此研究法之子貢嘗問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孔子答曰：「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遂悟曰：

「詩曰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謂歟？」

孔子贊賞之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學而又子夏嘗問曰：

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？」

孔子答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子夏遂悟曰：「禮後乎。」孔子贊賞之曰：

「起予者，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八

觀此二節之師弟問答，可窺知孔子教人，常用啓發的方法也。述而章曰：

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
里仁章曰：

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

受此教訓之弟子，於實際社會，到處皆得師，所謂學無常師也。

述而章曰：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孔子之所常教者，卽此文行忠信之四條，蓋教以學文修行存忠

信於心也。申言之，以文爲博文，行忠信三者爲約禮，亦無不可；而孔子教之目的爲仁，亦不待言。孔子

嘗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陽又曰：「有教無類。」衛靈蓋謂雖由習慣與教育而生大差，然資性

原無大差也。唯人之性情亦必非一，獨上智與下愚不移；論人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別；中人以上可以語上，中人以下不可語上。雍也。故孔子之教育，雖同以仁爲目的，然非沒卻個性，悉容納於同一模型也。蓋認定個性，而各謀其性情之發達。爲政章載孟懿子、孟武伯、子游、子夏同問孝，而孔子所答不相同；顏淵章載顏淵、仲弓、司馬牛、樊遲同問仁，而孔子所答各異；卽是故也。舉其最著之例，如先進章載子路、冉有同問聞斯行之。孔子答子路曰：父兄在，豈可聞斯行之；而答冉有曰：聞斯行之。公西華在旁聽之，不解其意，遂問其理由。孔子答曰：求（冉有）也退，故進之；由（子路）也兼人，故退之。此不外應病與藥，因人說法之意也。可見孔子之教育法，是因人而成其才。蓋孔門之弟子雖稱三千，然一時執贊者，不過三四十人，或五六十人耳。孔子熟知弟子之爲人，往往使弟子各言其志，以察其志之所在。例如公冶長章載顏淵、季路言志，先進章載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各言志，卽是也。孔子之所教，巨萬世而不可易者，實因其見人說法極爲適切也。

孔子之特可敬服者，在於其感化力之偉大。顏子之事孔子，如子之事親，其仰鑽之情甚篤。子子賈贊孔子，比之爲日月，又謂夫子之不可及，如天之不可階而升；子張又云：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者。宰

我謂夫子賢於堯舜。有若曰：

「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；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；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」孟子公孫丑上

曾子亦稱孔子曰：

「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，不可尚已。」孟子滕文公上

孔門之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，而此等弟子心服之如此。且不獨孔門諸子爲然，孔子之流風餘澤，遠及東海之表，與天壤共悠久矣。是實因孔子人格之偉大也。儀封人嘗評孔子曰：

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」八佾

孔子不獨爲當時之木鐸，實爲萬世之師表焉。

第九章 宗教觀

孔子之所教，爲修己治人之道，如宗教與哲學，非其志也。據史記孔子世家，謂孔子晚年喜易，章編至三絕，果然，則可知其極勤讀矣。述而章曰：

「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

朱子謂五十爲卒字之誤，或謂讀如字，此皆於子之所論無關係。要之：孔子是好學易，不可疑也。易十翼，自史記以來認爲孔子之作，其可疑之點，既於前刪述篇中論之。要之：十翼中確含有幾分之孔子思想；然現於十翼之宇宙論及人生觀，未可遽認爲孔子之哲學也。故予捨此不論，專從論語，而窺測孔子之宗教觀。爲政章曰：

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」

鬼者、人鬼也。祭非其鬼，則爲諂，是則其鬼必須祭之。申言之，則自家祖先之靈魂，不可不祭之也。故八佾章曰：

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

其他如入太廟，而盡每事問之禮，是孔子亦認鬼神之存在，虔敬之情事之。秦伯章曰：

「禹吾無間然矣。非飲食，而致孝乎鬼神；惡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宮室，而盡力乎溝洫。禹吾無間然矣。」

禹致孝於鬼神，美祭服，此亦孔子稱禹之一理由也。蓋孔子抱有靈魂不滅之觀念，此爲中國古代之思想，不能獨怪孔子也。先進章曰：

「季路問事鬼神？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曰：敢問死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

朱子解之曰：學之有序，不可躐等，故夫子告之如此。蓋季路之學，未到語死生人鬼問題之域，故孔子不告之。陳羣曰：

「鬼神及死事難明，語之無益，故不答。」解集

孔子之目的，寧別有所在，如生死之問題，暫避深入，故姑置不論。此解甚當，予寧左祖陳氏之說。蓋孔子之性溫良，不好與世俗立異。如鄉黨章曰：

「鄉人儺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」

孔子雖信上下神祇之存在，以敬虔之情奉神；然仍取敬遠之義，主張吾人之所務在於此，而不在於彼也。故雍也章曰：

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

當時迷信極甚之事，據左傳、國語、墨子，可見其一斑；而孔子絕不語怪力亂神之迷信。而要之：孔子以前之社會，全為迷信的生活；而孔子則主張必須為倫理的生活。

然則孔子終無接觸何等宗教的觀念乎？是不然也。孔子有天之信仰，孔子之教學，以天之信仰為基礎。公冶長章曰：

「子貢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
孔子言天道之事極罕，故子貢為孔門十哲之一，猶有此歎。朱子解之曰：

「蓋聖門教不躐等，子貢至是，始得聞之，而歎其美也。」

此說甚當。子罕章曰：

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」

命與利仁，皆爲孔子所罕言也。孔子雖不猥言天道，然嘗洩露其虔敬之情。季氏章曰：

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」

畏天命者，不違背天命之謂也。大人及聖人之言，是皆爲奉戴天意者。則此三畏之中，最重且爲其根本者，卽天命也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，是其所自述。孔子以爲百般之人事，皆不外天命，故深尊信天，敬畏天命，其日常之行動，亦以天爲模範。陽貨章曰：

「子曰：予欲無言。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此其一例也。憲問章曰：

「子曰：莫我知也。夫子貢曰：何爲其莫知子也？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？」人雖不知己，然自家胸中，唯有皇天之知，孔子抱此信念，所以不怨天，不尤人也。學而章所謂人不知而不愠，實因此信念確固而不可動也。子罕章雖稱子罕言命，然孔子信天命之事，卽如前所引，且依孔子自云五十而知天命之語，可以證之。又論語中尙有下列之數句：

「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，子服景伯以告曰：『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』」子曰：『道之將行也與？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？命也。』公伯寮其如命何？」憲

「顏淵死，子曰：『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』」先

前者謂道之興廢，自有天命在，人力亦無如之何；後者是孔子晚年因最屬望之顏淵死，而歎天之未欲明斯道也。堯曰章云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。」此語遙應學而章所云：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蓋謂君子不可不知命也。顏淵章曰：

「子夏曰：『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』」

朱子解之曰：「商聞之者，蓋聞之夫子。」此說甚當，故今附載之。孔子之信天命既如此，今從論語中試尋孔子所謂天之意義。

第一 天有意志。天之所爲，人力無如之何。述而章曰：

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

子罕章曰：

「子畏於匡，曰：『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』」

以上二章，是孔子遭宋人匡人之迫害，而披瀝其絕大抱負與最深信仰也。如上所引公伯寮其如命何問之語，皆明示天意之所存，人力無如之何也。孔子信天，一切之事，任之天意，絕無何等之疑惑悔恨，此信念即宗教的思想之根柢也。

第二 天爲全智而不可欺。子罕章曰：

「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間曰：『久矣哉！由之行詐也，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，欺天乎？』」

第三 天司賞罰，從天意則天賞之，背天意則天罰之。雍也章曰：

「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夫子矢之曰：『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』」

若有否行，則天厭絕之，是承認天有降罰之事也。孔安國以此爲疑義，崔述否認其事實。洙泗考信錄 夫不

顧當時之事情如何，唯徒言聖人不應有如斯之事，此爲崔氏之說，到底不足爲吾人之信據，予自固信此爲事實也。八佾章曰：

「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何謂也？子曰：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

奧者，堂奧也，在室之西南隅。竈爲五祀之一，竈原所以司理人之食物，故祀之，猶祀井戶之類也。祭竈先祭之於其所，而後迎尸，祀之於奧，奧雖尊，然竈實用其事。譬之近臣如奧，權臣如竈，衛大夫王孫賈必欲致孔子於其門下，故以諺問孔子，其意蓋謂爾欲於衛得政，則與其媚於近臣，寧媚於我，較有實效也。然孔子答之曰：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蓋以天譬之君主，謂不可媚近臣，而須忠於君主。朱子解云：以奧喻君，以竈喻權臣，天卽謂理，此說不當。比喻之真意，姑置勿論。要之：孔子認天有賞罰之權，以爲若背天意，則必受罰也。述而章曰：

「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有諸？子路對曰：有之。誅曰：禱爾于上下神祇。子曰：丘之禱久矣。」

禱者，懺悔背天意之罪，請天施愛憐之情，而緩其罰也。蓋當時之思想，以疾病爲天之刑罰，故子路請禱之。禱於天地神祇以求福者，如子路所言，則是古來之風習也。不獨此誅辭爲然，如周武王疾病時，周公祈之，武王之疾翌日乃癒。此事記於書金縢篇，卽其類也。孔子知自守醇正，毫不背天，故答子路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太平御覽八四九卷引莊子曰：

「孔子病，子貢出卜。孔子曰：子待也，吾坐席不敢先，居處若齋，飲食若祭，吾卜之久矣。」

此文今不見於莊子，然與子路請禱之事參照，可證予之所論不誤矣。要之：背天意則降罰，適天意則受福祉也。

孔子就於天之所說，不過寥寥如上之數章，故就於天人之關係，孔子之思想果如何，今無由詳之。然詩書爲孔門之教科書，孔子嘗刪定整理之，是則詩書中所載天之思想，大體是孔子所承認。據前所舉之三條推測之，殆無大過也。天既爲孔子之根本主義，而謂孔子之一切行動，皆從天之信仰而出，亦無不可也。然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是則許多弟子只知孔子之道爲仁，而不知其根本卽在天也。老子一派論及宇宙之本體，本體者，無爲自然也。故謂人亦須從本體，以至無爲自然。孔子之道，一見甚似平凡；老子之道，似高尙深遠，然儒者以之爲一敵國。子思因此作中庸，開卷第一卽喝破曰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蓋明示道之本原出於天也。此事當另述之。

第十章 結論

孔子之教，集古來之政治道德說之大成，而爲常識的教學，不可由哲學及宗教之見地論之。所謂天，所謂命，終局雖以宗教的信仰爲其根本主義；然其特色，爲修己治人之道，卽在於倫理道德與政治經濟也。實可謂代表中國民族之思想。孔子之最可尊敬者，因其人格之偉大；且其無論何處，皆爲在人間的。孔子之事蹟，無何等之奇蹟，無何等超人的要素，孔子之教學所以爲倫理而非宗教也。此實爲其圓滿性格與穩健思想所使然，吾人所以嘆美不置也。

世人謂孔子贊美堯舜，有好古之言行，且抱復古思想，泥古固陋而不知移，實爲保守主義之人。將後世中國文明不振之罪，歸之於孔子也。孔子嘗自述其態度曰：

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述

此非孔子謙讓之言，而爲事實也。孔子集大成，以昭其金聲玉振之功，其學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如上所述，孔子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尊崇之情備至。卽孔子悲觀現在，不置理想鄉於未來，而反置於

過去，此世人所以謂孔子爲保守主義之人也。其論雖似有一理，但未必然也。請一論之。

孔子雖尊先王之道，然非妄信之，必取捨選擇，而從其宜。卽孔子雖以周禮之郁郁爲主，然謂暨於夏殷之二代，而捨於其間，已於前政治說及禮樂論詳述之。孔子不獨取捨三代之法，且當時風習之適宜者，亦用之；雖先王之禮，不適宜者，則不取之。子罕章曰：

「麻冕，禮也；今也純儉，吾從衆。」

此卽是也。故雖尊古之聖賢，然亦認後生之可畏。又謂爲人之師者，不獨知古之道，且必須察日新之勢，而達變通之妙。故爲政章曰：

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」

孔子亦認文明之漸次進步，既暨夏殷之二代，更從周代之郁郁文明。由此觀之，孔子決非固陋之保守家，寧爲進步主義之人也。且當時有力之他二大學派，如老子、墨子，與孔並立。老子主張復歸於嬰兒，而成無爲自然；其理想以爲雖有小國寡民，及凡有器械，皆不用，民至老死而不出其鄉。墨子主張節用儉葬，謂凡一切之器具，皆應徹去其裝飾，復歸於質樸之古代；節省儒家所倡之禮樂，或全廢之。

蓋二學派雖皆爲當時之時勢所激；然二家爲純然之復古主義，無容辯也。孔子之教理，比之於老墨。二子果如何？謂孔子爲復古主義者，是未知其真相之論也。孔子以後無孔子。孔子自固爲天縱之聖人。自孔子出後，爲萬世道德之標準，教權樹立於此。孔子雖嘗稱當仁不讓；然教權既樹立，則思想之自由被限制，偶妨中國民族之發達，是不可諱之事實也。然以之爲孔子之罪，則恰如惡花下之醉人，而罪及其花，毋乃過酷歟。



003035

對

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國難後第三版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國學
小叢書
孔子

每册實價國幣貳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(21108)

子 一 册

原 著 者 字 野 哲 人

譯 述 者 陳 彬 蘇

主 編 者 王 雲 五

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上 海 河 南 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 海 及 各 埠



著者 宇野哲人撰
Author 陳彬龢譯
書名 孔子
Title

書碼 121-239
Call No. 84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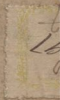
登錄號碼
Accession No. 0251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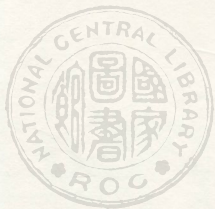
月日 Date	借閱者 Borrower's Name	月日 Date	借閱者 Borrower's Name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書碼 121-239
8464

登錄號碼 025165





國家圖書館



000025165



39

籍